四庫全書

子部

庚子銷夏記卷五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孔子季札墓題字

季札墓題字曰嗚呼有吳君子延陵之墓世傳為夫子書一見於淳化帖一見於鎮江石刻即未敢定為夫子手書亦夫子原有此書而後人摹刻之如有若之似夫子余敬玩再四覺穆然有道之象非如武王之銅盤銘及夫子殷比干墓四字竟屬後人偽作比

也昔李陽冰學篆初摹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固知大聖人遺跡非尋常之書所能及也

李斯泰山碑斷本

泰山碑世無石本今僅有二十九字按其文乃泰二世詔也剝落已甚但存邪廓耳此眞泰石非宋慶歴中宋莒公及江隣幾翻刻也金石略中載泰時石刻有十皆李斯一手書當日欲盡滅先王之跡而以已

書行後世奸惡甚矣董逌有言曰篆文於後世為工
然況之三代此其為戎翟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
子則宜過而不問也予謂其知言

徐鉉摹秦嶧山銘

嶧山銘杜少陵詩已云嶧山之碑埜火焚棗木傳刻
肥失真在唐時已不見石刻矣宋人董逌謂曾見殘
缺本氣質渾重有三代遺象原石耶棗木傳刻耶予
有徐常侍摹本其門人鄭文寶於淳化四年刻之長

安精神奕爣常侍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良非過也

舊稱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其妙如此惜不得見其手跡耳

五鳳二年殘字

昔歐陽公著集古録不得西漢字劉原父出守秦中得古銅器數件以款識寄之得償其願葢碑文起於東漢而西漢無之也金明昌中詔修孔廟於靈光殿

基西南三十步有太子釣魚池取池石充用得一石刻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按五鳳乃宣帝年號字形朴質此西漢之物絕無僅有者也使歐陽公當日見之不更為欣慰耶

蔡邕石經殘字

東漢書學以中郎為最而石經猶其得意之作故當為兩漢之冠按鴻都石經立於熹平四年當時觀者車馬填溢末三十年兵火亂離巳失其半後遷於鄴

遷於洛復遷於長安遂致蕩然至唐開元時僅存墨本耳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葢彼時所搨也雖所存僅百十餘字然先正典刑具存真希世之珍也予裝之硯山齋秘笈中

石經在宋趙明誠猶見數千字謂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觀德父之言則聖

遠言湮後學於經無所師承無所根據而徒執一已之說使聖人之經曲就之真可慨也

東漢仙集留題字

余於吳國華故侯家得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十二字書法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不能也未審其石在何所亦未見他書載其事存之以志異聞吳侯以勲封掌國營赫赫一時然被服如儒生喜與賢士大夫遊家蓄古金石刻最富海内殘

石秘蹟皆多方搜集滄桑後零落都盡予僅得其十之二三山居清侶實嘉賴之予著四朝人物志向其後人求取誌石不可得並問其始堂所刻三代古文亦亡矣深可慨也又家傳製香秘方每餅以微火蒸之齋中可香月餘侯亦自珍惜貴家得之每以金絲籠罩為閨閤粧飾當神廟盛時京師三絶謂吳恭順家香魏戚畹家酒李戚畹家園也

冀州刺史張表碑

余從故内得漢碑四種一涼州刺史魏純碑一缺宙字周缺碑一太保高峻碑及張冀州碑而四三碑斷缺已甚惟冀州碑完整如新搨且書法遒整有古致漢石之鴻寶也宋人孫宗鑑嘗得之極為珍重此本殆宋前物見者亦罕矣

張冀州碑載集古録魏涼州碑載金石録已言文字殘闕至斷字碑及高峻碑歐陽趙氏俱未見也古蹟在世遁於見聞者亦多矣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孔廟禮器碑建於永壽二年碑完好所缺不多而筆法波拂具存漢碑存世者不必皆佳而以遒逸有古致者為上如此碑者未易屈指也書法之美舊石之完書家得此與曹全碑而從事焉他可無問矣予初得一本珍襲之又以羅小華墨一大笏得易一本以為副真如乞兒暴富矣

集古録云韓明府名勑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

名勑者豈[illegible]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為名者頗多故以勑為名者少也廣川書跋云考之字書勑字從東謂誡也按韓明府自名勑耳古者以勞賚為勑勑為賚音其文為徠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勑為內史則古人名勑何世無之觀廣川之跋是博如文忠猶有誤疑也學問一事寧有盡哉故兩錄之以見予雖老未敢廢學也

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孔龢碑

孔廟卒史碑文既爾雅簡質書復高古超逸漢石中之最不易得者都元敬謂此碑殘闕予所收本則完善當在都所見本以前後云後漢鍾太尉書則後人附會之耳

魯相史晨孔子廟碑　前碑後碑

史魯相有二碑石皆完好字復爾雅超逸可為百世楷模漢石之最佳者也前碑載史姓字爵里於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時到官乃以令日拜孔子即修

禋祀罷斂民錢後碑史自出俸錢家穀以供禋祀於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上尚書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盝國有大造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史不以桼食小節自忽必上之尚書請之天子亦賢矣哉

泰山都尉孔宙碑

孔季將碑字法古逸尚存分體漢石之佳者王元美乃謂文與書皆非至甚矣鑒定之難也泰人郭宗昌

金石史云漢太山都尉孔宙融父也史作伷趙明誠歐陽公王元美皆謂卒以延熹四年元美謂又四年都尉廢廢三年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按建寧二年張儉舉奏侯覽誣儉鉤黨刊章討捕時融年十七非十六也又按碑宙以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卒甚明三公皆謂四年何也又按融建安十三年卒年五十六則是永興元年癸巳生至延熹六年癸卯融正十一歲非九歲也夫以文舉

望繫漢昺橫遭賊𥌒荼毒海內痛盡其卒年史不應
浪書至云融年十三喪父史亦矛盾當以卒年及碑
為正此段可正史之誤附録之

博陵太守孔彪碑

按彪為孔子十九代孫仕終於河東太守而碑額仍
云博陵太守或碑乃博陵故民所建每閱漢人碑陰
載出錢名氏或其門生故民非其子弟所置也彪名
及字元上碑中猶存集古録謂名字磨滅不可見豈

當日所見不及今本耶書法娟美開鍾元常法門矣

郃陽令曹全碑

曹景完碑萬歴間始出郃陽土中中惟一因字半缺餘俱完好且字法遒秀逸致翩翩與禮器碑前後輝映漢石中之至寶也萬歴中河南土中並出尹宙碑字不逮此然完好可讀每閲集古録金石録及近代都元敬楊升菴諸書歎古刻日就銷刓入目者日覲然如曹尹二碑前人所未見也秦人王宏度字文含

從余遊酷愛古刻每向余言秦中石刻自經冦禍焚蕩無餘閒有存者州縣憚於應上司之索取乘亂搥毁恐此後秦無石矣故舊石搨本有存者所宜共寶也

北海相景君碑　又碑陰

景君碑據金石録云在濟州任城縣今乃在濟寧州學不知何年移此此碑集古録云文字漫滅金石録云此碑最完何也豈搨者有先後耶余所收本文已

漫滅惟碑陰差存其書方整有分法王元美稱之曰古雅非溢美也

淳于長夏承碑

金石録云碑在洺州元祐間因治河堤得於土中刻畫完好如新余所收亦無刓落者其字隸中帶篆及八分洪丞相謂其奇恠真奇恠也有疑其偽者然筆致有一段英毅之氣決非後人所能及元人王惲謂為蔡中郎書恐未必後刻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後

人附會其說耳漢碑如郭有道碑最是名跡今假刻可厭之甚何可與夏承同日語耶

司隸校尉魯峻碑

魯仲嚴碑已剝落不可讀然其所存字分法勁拔古雅漢石之佳者楊升菴云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何必證之以地里書也鄭浹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

邕書惟三體石經西華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魯峻碑陰

魯峻碑陰視前碑較完善可讀益為可珍不知集古録金石録及隸釋何以俱遺而失載即近日秦人趙崡著石墨鐫華極力搜措並前後碑俱未入目甚矣古今翰墨信有緣也

執金吾丞武榮碑

武榮碑久稱殘剝集古録載其名金石録並不載然石非全磨滅者文既簡質字亦如之自是東京風格可珎也榮之父吳郡丞武開明兄燉煌長史武班俱有碑載金石録何以獨遺此碑耶

竹邑侯張壽碑

張竹邑碑在武城縣僅載集古録他書俱不載近日好古如楊升菴諸君亦未見也碑文簡質字法古雅具見漢人風格

巴郡太守樊敏碑

樊巴郡碑建於建安十年不知今在何地余所收本無一字殘缺題額及鐫書人劉武良名俱全而書法遒勁古逸尤為可寶集古金石二録俱不載豈近代始出現耶金石古文載其文至銘辭缺六字又誤四字余憑此碑改正

辭曰演元垂^像岳瀆^{治匠}兮金精火佐實生賢兮^豈欲救民德彌大兮遭遇陽九百六會兮當

舉遐季今遂逝逡巡兮嗚呼哀哉懐氏寃神裕

兮

古文之缺當存其舊若妄加改竄非其質矣辭中誤四字視原文不及遠甚誤耶改耶楊升菴之病多坐此

蕩陰令張遷碑

張蕩陰碑建於中平十年石完好無缺而書法方整爾雅漢石中不多見者考之通志金石略既無其目

而集古録金石録及隷釋隷續竝不載豈亦出自近代耶而近代人如秦中趙崡及郭宗昌捜訪舊碑亦不之及何也此碑及樊巴郡碑俱完整而佳一旦獲見前人所未見天下事孰有快於此者乎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李翕在武都為析里橋一事有碑有頌予所収本字極完整所缺不過六七字但有頌而無碑集古録云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今詩固可讀當是集古録已

前搨惜歐公未見也又金石録止見碑未見頌廣川書跋亦止見頌未見碑天下事固難兼也

白石神君碑

白石碑不甚剝落光和四年民益高等為無極山詣太常求法食至六年而衆民比例為白石神君以請碑文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壹語殊荒唐

魏百官勸進碑

勸進碑為梁鵠書歐陽公云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

者可為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唯恐傳之不逺也豈以後世為可欺與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何元朗謂隷書當以梁鵠為第一是隷書之祖余謂不然漢隷雍容古雅卓然千古梁鵠所書方削寡情矯强未適視史晨韓勅諸碑相去千里矣古謂書關世代豈不信然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以善書為比部尉後依劉表及荊州平曹瞞募求鵠鵠懼自縛詣軍門署假司馬使

在秘書曹常縣其所書帳中或釘壁上玩之謂勝師宜官元人吳獻褚渙及明文徵明皆學其書然終是魏人隸槧謂之漢誤矣

受禪碑

此碑余家有舊搨本無一字斷裂上有晉府圖書葢宋時搨也書法同勸進金石史云雖小遠漢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飭亦復矯矯余按此碑昔人謂王朗文梁鵠書鍾繇刻石為三絕碑顛魯公謂為繇書

黄初制命碑

何元朗謂孔廟碑陳思王文梁鵠書為二絶此矮人觀場語也予觀其碑矯厲方板無論不及漢且遜受禪碑矣當時曹瞞假立名義弋取漢鼎子平濟惡父子兄弟倫理乖斁千古異變乃欲矯祀孔子以掩世目而書者此中穿無槷杌有中形外宜其書法不及

東京孔廟諸碑也

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歐陽公考當日破關公年月不合疑其為偽黄長睿又考之魏史斷其為真然此表舊傳有大小二本不同歐陽公以小者差類繇書余所見者乃小本然不知出誰氏之臨摹也予每言鍾書以右軍臨者為正如右軍書以唐人雙鉤者為正也

鍾繇薦季直表

薦季直表前此未見古刻止於華氏真賞齋帖見之謂真跡在沈啓南家華氏得之上石一時盛傳以為

奇跡然乎否乎世豈有晉跡存於千二百年之後者乎其書雖有隸體但媚娟開俗學之漸視力命墓田諸刻端勁具有典刑相去徑庭矣其為宋元人偽作無疑也

王右軍臨鍾繇力命表墓田帖

右軍所臨鍾太傅書乃南唐墨寶堂石神韻俱全信乎其為墨寶也太傅字形多區濶帶有隸意右軍但以已意臨之不區區求形相之似也古人臨書惟欲

發露自巳精神不肎寄人籬下往往如此趙子昂云蘭亭與丙舍帖絶相似乃王自似王非王之似鍾也

王右軍黄庭經

予有御府本黄庭經特為寶重又得宋搨殘缺本乃褚河南所臨宋高宗刻之禁中米元章所謂天下第一者也雖存者僅半然不失為寶今行世乃吳通微書視此不啻霄壤矣

王右軍樂毅論

樂毅論是王右軍親書於石以貽後人者唐太宗取入御府梵昭陵中後温韜盜發舊石巳碎宋學士高紳以鐵束之其末獨存海字此本是也歐陽文忠云其石高學士之子弟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趙德父云石未焚後在郎官趙踈家木匣貯之極為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揆以遺之後不知所在近人李日華有一本題一脩字傳為歐陽重刻然世亦罕見今所傳行者乃宋人王著偽書耳

王右軍東方朔畫讚

貞觀所購大王書評定以黄庭第一畫讚第二則知此帖唐時尚在御府所謂殉葬王敬仁乃偽也書法挺勁與他書稍異唐初諸賢無不自此入手而柳誠懸得之為多觀護命經固全用其法也

王右軍曹娥碑

宋搨曹娥碑乃宋高宗御府本書法静婉貞淑如覩其人書字至此真可傾國昔趙文敏謂見其墨跡日

如親見呂仙聽吹玉笛可以稱量天下之書詎不信然

六月七日為初伏天氣蒸雨數年來無此奇熱也閱此帖殊覺清風習習不啻赤脚踏層氷也

王右軍筆陣圖

相傳衛夫人有筆陣圖右軍題其後累代皆以為右軍書予觀其論書語殊淺游尚不及孫虔禮而書法亦遠遜右軍他書殆後人妄為之耳趙子固云學書

必先定間架若論間架莫平正於此矣操觚者所必資也至孫虔禮云既知平正務追險絶是又在人自得何如耳

王右軍十七帖

唐文皇收右軍遺跡率以一丈二尺為一卷因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李後主得賀知章臨本刻之澄心堂大觀中又刻之太清樓俱精工至唐人雙鈎墨跡後有勅字者萬歷中在京師王思延家濟南邢子

愿借之上石亦甚蒼勁有致不逊宋刻國變後此石不存後人恐未得見也

晉人以書擅當代然見之碑板無一佳者至周孝侯碑不知何人假之為右軍書且其文謬妄前人駁之詳矣不足存也

庚子銷夏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庚子銷夏記卷六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隋皇甫誕碑

皇甫君隋人而碑則立於唐歐陽詢書其筆帶有漢人分法是率更得意書王元美云比之諸碑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信然蘭臺道因碑筆筆帶批得之家學也此碑舊在陝西鳴犢鎮後移西安府學萬歴戊子提學余君房作亭覆之丙申亭圮壓碑中斷

余所收雖稍有剝落然是未斷前本也

智永千文

智永嘗書千文八百本散在江南諸寺今尚有墨跡存世米大觀中薛氏以長安崔氏所藏真跡刻石極其精善余所收乃當時舊搨不待驗律呂為律名及有方網摹字而知其妙也董玄宰云智永為虞世南之師作永師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笨鈍作永興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板結吾家有趙文敏六體千文

惟楷書純類智永益以虞伯施參合爲之遂爲古今之絶

智永千文在宋原有善本歐陽文忠所見本有後人安補者遂去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謨猶曰未能盡去豈歐陽公未見善本耶則薛氏之功大矣

龍藏寺碑

真定府龍興寺有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爲唐初諸人先鋒可存也至碑立於開皇六年齊已久

滅而張公禮猶稱齊官書者不以為嫌當時不以為禁此皆尚有古道尤可紀也

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内史黄銀印當時車馬填集碑下氊搨無虚日故未久而壞至五代王彦超翻刻之止存其邪廓耳今觀此本珠圓玉栗神采照映信為千秋至寶唐搨久亡恐世無二本昔宋人

榮咨道以錢三百萬購唐榻本在彼時已難得如此矣金石録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題曰相王旦書額者蓋應額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誤矣

五代重刻廟堂碑

唐刻廟堂碑既泐王節度取原碑勒石故初榻字已不全雖神彩大遜然猶虎賁之於中郎也近得一本乃以孔廟本與西安本合裝者所缺不多市賈葢欲

以唐刻誑人耳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前人云歐若狂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剛柔內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謂秀嶺危峰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今止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爾映發初刻更不知何如耶

虞世南破邪論

永興小楷予所藏乃宋人博古堂藏本余舊有跋云虞永興書師智永然永書絶綿密虞加之以秀朗遂覺出藍吾家有唐拓廟堂碑此論亦唐石宋拓本與廟堂形有大小而精采無二雖石理稍泐而筆致翩翩於分行布白間真絶搆也有唐三百年書法當以永興為第一而永興書又以破邪論為第一按張米庵真跡日録云虞永興小楷破邪論真跡在王元馭閣老家風流緼藉品在廟堂碑墨本上

虞世南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為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以為虞世南細閱之筆致娟秀爾雅非永興不能也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碑此碑立於豳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既為朱則字為虞更足據耳

褚遂良孟法師碑

河南此碑圓勁而深厚猶存古隸遺意是其得意書且舊石完好斷落僅二三字傳世極少人鮮見者余

得之故太保吳國華家閒太保讀何元朗集謂此碑之妙生平止於無錫秦氏見一本吳乃使人往江南物色之而得蓋墨寶也

褚遂良同州聖教序記

同州河南所書聖教序記與慈恩寺大小略同而同州饒骨慈恩饒韵如出兩手而同州尤有墜石驚雷之勢後云龍朔三年癸亥六月廿三日建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按公永徽九年庚戌出為同州刺

史三年還朝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貶愛州三年戊午卒於貶所至龍朔癸亥卒巳六年矣安得復與書事葢非手書上石公歿同人不勝桐鄉之思復摹刻官所實記所建歲月初不計其存亡其兩地字跡不同者摹手異耳

褚遂良雁塔聖教序記

長安慈恩寺有河南所書聖教序記分為二碑嵌雁塔門東西兩傍最完好序云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

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記云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此自同州召還後筆稱臣者以御製文非奉敕書也

褚遂良倪寬贊

倪寬贊乃河南書字法帶隷極遒古予未見古刻此乃韓宗伯敬堂從所藏墨跡句勒上石者金壇王氏又重刻之不逮韓氏本矣

褚遂良度人經

靈寶度人經褚河南書閻立本畫宋時藏韓城范氏家元祐中上石此宋搨也稍有缺字乃原本壞非石泐也字法娟秀真有美人不勝羅綺之致河南公大節凜然而書法乃如此與余家所藏孝經墨跡細看無毫髮異而孝經乃至聖所作度人經則幻妄邪說耳固知予所藏之為寶也

褚遂良小楷陰符經

晉人無蠅頭小楷其法至虞褚而精而褚尤生動永
徽中公奉旨書一百三十卷此其一也

褚遂良草書陰符經

河南草書陰符經字法步驟二王而微帶章草風神
瞥映機致流轉孫虔禮書譜脫胎於此貞觀中奉敕
書五十本此其一也

僧懷仁聖教序

懷仁聖教序乃集右軍書宋人極薄之呼為院體院

中人習以書誥勑士大夫不學之也趙子固云其中逸筆不知懐仁從何處取入使人未學他書先學此殊為可惡子固深於書學者故其言如此至近時乃大不然視此帖不斷本如瓌璧收藏家學與不學俱購求一本以侈人而春中士夫為甚有著金石史者謂聖教序較之定武蘭亭相絶千里可為噴飯真所謂夜郎王不知漢大彼或未見真定武耳蘭亭是右軍第一妙跡定武是蘭亭第一妙跡不特此也即宋

所臨諸本無不各具一風格陸子淵所謂原本既高得其一枝半節無不善者人能學一分即有一分之得力無不卓然大雅惟一學聖教序則渾身板俗即唐人吳通微號能書者亦受此累況其他乎黄長睿云輙俗使學蘭亭者有是乎長睿深於書學者失言矣學弗能至自俗碑字未嘗俗夫碑字不俗何以學之余初得一不斷本繼於故内復得此本更完好字法纖毫畢具葢唐搨也秦人王文含見之歎不釋手

高宗萬年宫銘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每得二王帖輒令諸王臨五百遍另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宗晉祠碑不見佳不如淳化帖中諸書高宗萬年宫銘筆致生動有晉人遺致勝似所書李勣碑

萬年宫碑陰題名

碑陰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皆與焉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蘭亦不草草唐人

能重書學如此

趙德父云每覽此碑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善惡如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俱收並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可稱篤論附録之

六月十三日閲唐諸帝王碑於懸車堂時久旱不雨東齋花卉皆槁家人自東安鄭庄來言皆赤地也愀

然有卒歲之憂矣然是日諸老冒熱有事郊壇予以病老偃卧於茅茨之下而又預計飢食焉豈可得乎睿宗景龍觀鐘銘楷書帶有隸篆然文弱如儒生知其靡靡不振也且書各有體不得相雜如大小隸即楷也寫楷者亦惟用其法而不用其象故佳况楷豈可兼篆乎閲李仲璇孔廟碑忽楷忽分忽篆令人噴飯睿宗殆襲其遺迹耳按兩宋人唯識廨院記忽楷忽行又時帶篆隸殆亦學步仲璇者

相王所書順陵碑字法遒逸整潔唐妙蹟也其中多
用武后新字且自稱悪唐之子孫何不類至此令人
欲唾此碑豐大之甚至萬歷乙卯地震而仆縣令取
其石修河今已亡矣余所收乃吳氏家藏舊本
元宗紀太山銘
唐初諸人隸古猶略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也至元
宗而始一變力趨豐艷漢法蕩然矣所書太山銘字
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絕勝他書是其最得意筆王元

美云予嘗登太山轉天門見東二里許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惜其下三尺許為搨工畏寒篝火焚蝕遂缺百餘字云余所收本完善無一字缺者殆二三百年前物也其餘如孝經鄎國公主碑涼國公主碑蘭陵公主碑金仙公主碑尚書楊珣碑皆舊搨然俱遜太山銘矣聞易州有正書道德經近在咫尺又未見也

歐陽詢醴泉銘

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今其碑具在誠第一也余向年於王公惟儉家得醴泉善本僅缺數字滄桑後竟失之丙戌之春復得此本故尚方物也雖缺廿餘字然搨法甚精昔人所稱草裏驚虵雲間電發森森若武庫矛戟者備見紙上今人絕不能有此氊蠟真宋人本也率更正書多帶隸法如首行宮字左點作豎筆正鋒一畫乃隸體近年搨本竟是一點大失書家妙旨矣此搨之所以貴舊也

歐陽詢化度寺舍利塔銘

化度寺字法視醴泉差小而整秀則同其石舊在關右南山佛寺宋慶歷間開府王雍過寺見之詑為至寶寺僧聞之誤以為石中有寶也破石求之勿得棄之寺後他日王公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具以實對公尋得之已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得載歸置里第賜書樓下靖康之亂取藏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爭相搥搨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矣此本得之故恭順

家清勁而有神采誠所謂至寶也元人王惲云化度碑率更規模一出黄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耳

歐陽詢溫虞公彦博碑

溫虞公碑雖已泐然所存者風骨整峻至同年張坦公處見一臨本靡靡矣王元美云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虚和近人信然攷溫公卒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年已八十餘而楷法精神如此集古録云按唐書溫大雅字彦宏弟彦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彦將兄弟

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應如此此誠不可曉附録之

歐陽詢九歌

率更有小楷千文及九歌予未見千文至九歌晉府所藏上有其印乃宋搨之精者昔董玄宰先生見於朱御醫家謂世無二本廻環胸中二十餘年誠希世之珍世人豔稱化度碑政未見此耳

率更九歌宋時刻於長沙至南渡石已不存精妙宛

如手書昔山谷謂唐彦猷得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人能於此帖致精思焉不患不名世矣予恨相見之晚也

歐陽詢心經

金石略載率更心經在饒州是貞觀九年十月書於白鹿寺楷法精嚴而又寬展自如筆墨外有方丈之勢如郭恕先畫樓閣纖微合度了無安排真千秋絶調也米元章謂其真書直到内史此經足當之非溢

美矣

歐陽通道因碑

蘭臺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然率更世傳數碑而蘭臺止存一道因碑率更楷法源出古隸居唐楷第一而蘭臺早孤購求父書不惜重貲力學不倦作書每用批法益學其父也予得宋搨善本遂與率更碑合裝之

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思訓碑為北海最妙之跡今殘剝已甚予所收者止缺一二字宋以前搨本舊藏京師李貢士家為趙文敏故物其題簽乃手書也崇禎辛未李貢士攜以相贈帖之四隅久已浥爛裱背紙乃宋戶口冊為重裝之携至任所相隨三十年兵火後已失復得益異緣也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李思訓一李秀官同姓又同思訓碑在陝西秀碑在良鄉秦人著石墨鐫華者誤

以為一碑且以北碑為趙文敏所臨誤矣良鄉碑不知何時入都城宛平令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齋以貯之不知何時又移至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謂萬歷中京兆王惟儉攜去汴中金石録云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附記之俟考

李之名跡如李秀碑及娑羅碑東林碑余所收俱翻刻本娑羅碑登州張司寇忻有舊搨乃邢子愿物子

曾借閱今張死而絶碑帖不知何在矣

李邕岳麓寺碑

岳麓碑雖已殘剝然其鋒穎尚凌厲不可一世北海奇人故所書爾爾昔俞仲蔚謂此碑勝雲麾必有所見也

北海書宋初人不甚重之至蘇米而稍襲其法又至趙文敏每作大書一意擬之矣北海諸碑皆手自鐫所云黃仙鶴伏苓芝無其人而託名也歐陽公云李

邕書余始甚不好好之最晚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全

李邕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葉歙州碑乃八分書遒雅大有東京遺意久傳為北海書然碑首斷落不敢定金石畧載有道先生葉公碑而不載此碑又趙明誠録有道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書此碑乃八分書韓耶李耶姑闕疑可也然其書佳甚日數閲之而不倦

漢碑有隷有八分八分亦隷也今之正書亦隷也趙明誠謂歐陽公誤以八分為隷公實不誤耳

北海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為書中得仙手

顔真卿書郭氏家廟碑

碑在今陜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俱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非得一代偉人之書不足當之可稱古今二絶碑陰載汾陽兄弟九人皆

列大位不止史所傳㓜明一人也所載汾陽封拜亦與史小異

顔真卿書臧懐恪碑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鋒頴都具墨寳也

顔真卿書東方朔讃

此讃在山東陵縣書法較他刻更嚴整予以曼倩生平極詼譎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其讃者使曼倩

見之當為骨跡

顏真卿家廟碑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於天性殫竭精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節已若顯質之先人矣

顏真卿八關齋會碑

八關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視他書更勝予向年官汴城於故家得一不斷本後

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為時三十年得宋長公犖搨寄此本乃碑之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憮然

顔真卿書宋文貞璟碑

碑在沙河縣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視他書稍異猶為可寶予以崇禎巳卯于役河南親至碑下見石雖漸泐然規畫尚可撫摩因搨一紙置輿中共晨夕者經年近霍少司馬達搨贈此本大不如二十年前者

矣

顔魯公宋廣平碑側記云廣平任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兗懼邢州刺史黄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冐於貨賂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下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元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上納之御

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翼日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上深嘉之又曰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土番入寇陷於賊知為公子曰大尉賢相也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新舊史皆不載故特録之

顔真卿多寶塔碑

魯公諸碑惟此字法差小平易近人故學書家無不

收置一本王元美云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其言誠有然者

顔眞卿華岳題名

歐陽文忠集華岳題名自開元至清泰五百餘人今存者止魯公二石每見人妄希託石以傳而不知石終托人以傳耳

昔魯公每遊名山必刻已姓名一置高山之顛一投深谷之内曰焉知後世不有陵谷之變耶古人重名

所以重其身令人不重其身只因不重名耳

顔眞卿麻姑仙壇記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毁壞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恭順家宋以前搨楮墨精好最所秘惜至行世蠅頭小書乃慶歴中人偽書載金石録而今舉世奉為楷模誤矣杭州姜滙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帖予家正少此乃持以換仙壇本去今所觀者乃忠

義堂中本耳按陸放翁云顏魯公麻姑仙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兩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之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存耳據此則小字本亦魯公書趙氏之說未可竟信也

歐陽文忠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為斯民之患也深矣

顏真卿爭坐位書藁及二祭文藁

宋搨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稿也而坐位一帖尤米元章所極力規撫不能得其彷彿者蓋其書轉

勃奇宕渾以天行而無迹可求故令人自遠也魯公與素師論書素曰如折釵脚公曰何如屋漏痕素撫其背曰得之矣公所得於悟後者盡露三帖中矣

顔真卿鹿脯帖

宋搨鹿脯帖與三稿稍異而沉毅激昂力透紙背書至此神矣聖矣吾每觀張長史真跡氣韵古宕此帖無不一一宛合魯公言累代書法皆手傳口授以至長史公之所得者深矣書之一道可漫然而為之哉

顏真卿書清遠道士詩及和韵

魯公以正書書清遠道士詩及和詩端勁中氣韵冲爽求之碑版中㣲與宋文貞碑相類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於此求之思過半矣

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言長史楷法精詳特為眞正此見書終以楷為重魯公楷書帶漢人石經遺意故袪盡虞褚娟媚之習此或長史口授法乎宋人謂魯公眞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此非深知魯公者也宋人

無真楷坐是故耳魯公書道輝映千古終以楷為極則也

顔魯公忠義堂帖

宋人有忠義堂祀顔魯公嘉定間劉元剛刻魯公帖置其中極其勁秀計十卷末卷有嘉定丁丑東平鞏嶸跋予僅得八卷貯海雲閣元王秋澗云觀顔魯公忠義堂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韻勝故也

徐浩題經記

徐季海書名最噪世贊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當時司空圖極愛之予所見其石刻最少如嵩陽觀隸碑勢魄亦覺軒翥然終唐法耳至不空和尚碑亦止見平正求如所謂怒猊渴驥者無有也聞王長垣文蓀有題經記因借觀指頂正書端凝而有風骨墨寶也帖為賈似道家物乃世綵堂裝潢恐世無二本

庚子銷夏記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庚子銷夏記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璞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　炟

庚子銷夏記卷七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栁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

碑為崔鉉文栁公權書書法端勁中帶有温恭之致乃其最得意之筆唐時刻在禁中人無敢搨者故墨本最少即歐陽文忠及趙德父俱未見也余所收乃賈似道家物上有秋壑圖書及長字印元入内府上有官書條記後在晉王府中卷首手書云恠君何處

得此本猶有桓玄寒具油乃鮮于伯幾筆也

柳公權書崔太師碑

碑為劉禹錫文柳公權書字法較他碑稍小而深厚不露風骨柳碑之僅見者上有河東郡圖書及翠微印乃薛道祖家物也元人有跋稱其温厚精嚴故足寶重得之矣

此碑薛道祖裝為二冊滄桑後自大内流出下冊在王長垣寓上冊有人携往三韓丁酉之夏三韓本復

還京師長垣買得之余以古觚及米氏英光堂帖易得未幾碑額在一市賈家持來求售河東諸印宛然一帖之微萍分鏡合若有司之者天下事況有大於此者乎人可慓然矣

柳公權馮宿碑

馮尚書碑今在陝西省下誠懸小書精嚴而冲夷如崔太師碑柳書中之最佳者且文字完好當是百餘年前所搨秦人王宏度酷嗜古墨余問如此妙跡近

在省會何以不多見搨本王云碑已剥盡不可復搨每捫碑石輙欲涕流余亦為之憮然

楊用修曰誠懸馮尚書碑亞於廟堂碑

柳公權書李晟碑

西平碑文為裴晉公撰柳誠懸書余舊未見此碑近始見之字雖剥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概尚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晉公自以為位列宰相文崇簡

要體當如是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畧十不著一二元美之言是矣然此碑列銜云臣裴度奉敕撰而非太保聽乞也予以為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為鋪揚不為人主地元美見不及此矣嘗見樵子瞻著温公碑累累數萬言卒來忌者之口温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六月十七日偶記

柳公權書符璘碑

符尚書碑字法深厚與崔太師碑同王文含自泰中搨寄此本把玩竟日唐初諸公無不學晉即褚河南剛正不撓千古偉人而其書亦帶有嬋娟不勝羅綺之致益屈而就晉法也至誠懸始大闢境界自出手眼雖學魯公實有出藍之譽故唐人稱其一字千金又謂墓碣之書不出誠懸則為不孝至四裔咸知寶重豈幸致哉近人評書者乃以晉法繩之真井蛙之見也

苻符二姓各有分派從苻者其先本姓蒲以讖文改為苻從竹者其先仕秦為符璽郎遂以為氏二姓固自不同而唐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二字古原通用漢碑率以竹為艸少有從竹者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為苻節者不可不知也附見於此

柳公權玄秘塔碑

誠懸玄秘碑最為世所矜式然筋骨稍露不及聖德

與崔太師碑宋僧夢英等學之遂落硬直一派不善學柳者也此碑之文為裴休撰唐人取經西域皆梵書番語文義不通使裴休等翻譯潤色竊取聖賢之義故幻妄之以文其陋而世人昧昧奉為上乘者皆休等為之也即如撰玄秘塔文何能著一名理但侈言人主寵遇之隆以張揚其教而已休輩之伎倆不過如此先儒云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若休輩者吾知其沉淪無已矣吾嘗讀歐陽文忠文集中無一

佛寺碑記元時欲刻釋書令吳幼清先生作序先生堅不應命此皆聖人之徒也

柳公權小楷護命經

前人稱柳誠懸所書清靜經護命經俱為佳蹟然清靜經猶摹放大王鴈行虞褚至護命經絕去摹仿之迹有自我作祖之意真有唐第一妙跡柳公名墨行世者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碑蔡君謨愛陰符序米元章愛金剛經薛道祖愛崔陲碑至於

古逸深秀莫護命經若也董玄宰謂於虞褚顔歐皆
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澹處自今以後
不得捨柳法而趣右軍然董公秀媚處終囿于王右
軍不能如柳之脱然能離也六月十八日記於小閣
上

柳跡在京師者有宋搨金剛經賈似道藏本在李梅
公寓又有王播墓銘在一富商家

蘇靈芝書寶塔頌

碑在京師之憫忠寺當日書丹於石故文自後而前

字法端潔蘇碑之佳者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

山已死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强遣安承慶安守忠阿

史那住徵兵因密圖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

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

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未幾復叛此碑乃建

於初歸附之時而以媚唐也

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惟則分隸為開元時第一揆以漢法固少覺豐腴然而暢適匀妥不乏筋骨是一代高手也書述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畢見信然碑石完好無一字剝落尤為可珍

李陽氷李氏三墳記

篆書自秦漢而後推李陽氷為第一手今觀三墳記運筆命格矩法森森誠不易及然予曾於陸探微所畫金縢圖後見陽氷手書遒勁中逸致翩然又非石

刻所能及也

宋僧夢英留心篆學大要於李斯諸人皆加貶駁而獨推重陽氷後人非之然所著篆書偏旁字源誠可為後學取法自書後跋云依刊定說文重書偏旁字源目錄五百四十部貞石於長安故都文宣王廟使千載之後知予振古風明籀篆引上學者取法於玆意亦甚自任余故裝於李氏篆之後實衆謂李陽氷篆為筆虎又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

絳州碧落碑

碧落觀名也開元間改為龍興寺其碑舊傳為陳惟正書洛中紀異録稱二道士書化白鴿飛去妄也舊刻天尊像背州將摹刻此碑昔李陽氷觀之七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成必有獨得其妙者矣後人輕毀之可乎旁注釋文乃鄭承規書方整可存六月二十日晨起涼生几簟復展碧落碑細看中有絶佳之字不讓古篆有絶不佳之字卑俗可哭者昔

歐陽公集古録有割去惡字而存佳者如智永千文去二百餘字是也此碑當存數十字另装之

王知敬書李靖碑

李衞公碑稍泐金石録謂爲王知敬書知敬負書名當時與房玄齡殷仲容相伯仲宜其所書遒美可愛如此唐初名手人止知虞褚如李衞公碑蘭陵公主碑崔敦禮碑高士廉塋兆記孔頴達碑馬周碑薛收碑褚亮碑有著名者有不著名者皆精妙絶倫不遜

虞褚人罕見之故多不知也

蘭陵公主碑

公主太宗第十九女也碑文不知出何人手方整娟秀書家傾國也余嘗見趙模所書高申公瑩兆記筆致相合模擅書名太宗嘗命之摹蘭亭者此爲模書無疑也

中書令崔敦禮碑

崔公初名元禮高祖攺敦禮墓碑已剥落然所存者

整潔俊逸顆顆明珠也筆致大似李衛公碑當亦是王知敬書秦人趙崡云此碑久仆少傳於世又薛收碑書法亦類此當俱是王書也

褚亮碑

褚公乃河南公父由陳入隋由隋入唐八十八卒今碑已殘剥分隸精工之甚唐石之最佳者字與馬周碑相類馬碑金石録謂為殷仲容書則此碑知為仲容無疑也仲容盛負書名河南公肯舍之他求乎

尚書張允碑

此碑稍泐昔人稱其書法精健信然唐史為張後允舊書無字新書曰字嗣宗而碑乃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張允無後字葢古人雙名或時以單字行多有如此

裴休書圭峰碑

裴休書脫胎於智永而附益以歐陽率更是碑乃以篆額付柳誠懸而已任書何不自量也後世乃有以

為勝柳書者兒童之見耳所撰文乃彼家剩語捨本業而拾異類之唾餘鋪張以見學術真如浪子衣珠行乞亦可哀矣

張增書段行琛碑

張增無書名所書段公碑遒勁豐逸全得晉人遺法唐石之最佳者可玩也按行琛乃忠烈公秀實之父長祥潁次忠烈次秀成次同潁史傳不載

曲阜縣文宣王廟記

孔溫裕乃先聖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賜詔嘉奬碑無書者名勁秀大有顔魯公柳誠懸遺意其事其書俱足存

陸榮書陀羅尼經

陸榮所書佛經傳世者少止見此本為晉府所藏又有永興珍玩印乃馮保家物也字法圓健而有風致宋人名家書多從此入手細閱之自見

高氏書鐵彌勒像頌

集帖中少女人書所存惟太原參軍房嶙妻高氏所書鐵佛頌昔人稱其字畫簡古筆力遒健今石雖經翻刻然簡古遒健之致尚在夫男子生而泯泯者何限乃婦人借書名以傳後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寧無愧此巾幗哉

僧無可書寂照碑

此碑為叚成式文僧無可書成式著酉陽雜俎者好奇之士也無可乃賈島從弟有詩集行世觀其所書

矯勁不凡蓋亦奇人也

僧建初書玄奘塔銘

玄奘取經西域廣為翻譯益大有功於佛教者而史載其壽止云五十六益中壽也世人侫佛大約求消災延壽耳而玄奘宜延而不能延人奈何捨經德而趨異教兾不可必之福乎史云卒於顯慶六年至文宗開成四年改葬建塔劉軻為之撰文始云卒於麟德元年享年六十有九飾辭也

呂秀巖書景教碑

秀巖景教流行中國碑書法秀逸遒勁唐石之最佳者予前此未見己亥之秋王文含自秦寄來未知碑在何地何以能完好如此又王長垣送冷朝陽所書碑字法秀頡亦甚完好俱可珍也

龐仁顯小楷三經

龐仁顯宋初人素無書名而其所書道經整潔渾是唐法可珍也葢宋人書至蘇米出而始大變其初固

猶存先民法則也

宋貢士書西明寺塔銘

宋貢士所書碑字法俊逸宛是唐人名手惜書名處石泐無可考耳

韓魏公北嶽廟記

余於宋名臣墨跡每每見之獨未見公手書此碑仿魯公書宛如畫像賛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王元美云北嶽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

時從嶽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奇竦有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法顔平原而鋒鋩四出令人不可逼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繫重輕此亦可窺一班矣

蘇文忠書溫公碑

溫公碑在夏邑蘇文忠奉旨撰書文既宏肆琳琅其音書法端謹大有晉唐遺法文忠第一妙蹟也此碑仆後皇統八年夏邑令王廷直重刻之因斵舊石為

四前有額後有跋事載元人程鉅夫老杏圖詩序及王廷直修復溫公墓碑記中此本予得之王都尉家蓋未仆以前搨神采奕奕後載玉冊王礎奉旨摹勒完好如新真奇寶也

按司馬溫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喪哲宗再遣使詔其孫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遺命從官護命入内内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子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

辛穿土復選尚方百工為甃具十月復命公從子富
提舉之以二年正月辛酉既埜之期年敕翰林學士
蘇軾撰碑上親為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
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城凡
四丈有五尺七月畢事費公帑一萬六千有奇八年
九月宣仁皇后崩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
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詔追所贈官并謚告
及追所賜神道碑額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碑

文末幾熈寕奸黨之碑大書深刻皆以公為首靖康初元除元祐黨禁贈公太師而時已不可為矣按王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乃宋高宗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時公墓已淪在異域而其臣愛護修復之如此其視紹聖崇寕為何如也金主拜歬乃繪温公之像賜之正中國指為黨魁時也吁可歎哉

蘓文忠小楷謝啓

公授殿中丞直史館具啓陳謝手書小楷筆筆鍾王

公帖中僅見者韓平原石本摹刻亦工

蘓子瞻仙遊壇題字

公為鳳翔判官時游仙遊壇而記其事字法絶似顔魯公座位帖近人學蘇者一味豐腴全未夢見此也

蘓子瞻海棠詩斷石

海棠詩僅存百餘字楷書端勁似徐季海題經記而風致過之前有小像石亦泐葉石林云海棠詩為東

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常喜寫人間刻石有五六本此本予里農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時為鉏钁所壞復規而方之也去其餘僅存百字詩前有先生自繪像即小剝泐不妨偉觀此石後在黄岡王同軌家每搨以贈人同軌字行甫為蕃育署丞著耳譚及合江亭稿行世

米元章書顔魯公碑陰

米老為魯公書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

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説亦新余以為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公之仙與不仙也

米元章蕪湖縣新學記

蕪湖學記黄裳撰文米芾書字法遒勁而韶秀余舊有未斷本兵亂失去今雖稍剩然大勝龍井方圓庵諸刻

米元章明道觀壁記章聖天臨殿記及天臨殿銘

三石皆奉勑書頡秀異常唐人不敢望其項背也六月二十二日久旱大雨几席生涼坐小閣上觀之竟日

米元章書天衣懐禪師碑

碑文全用彼家語似一篇語録非文也而筆法勁逸絶勝他書後書蔕呈藳也韓平原脫以上石今墨蹟在龔合肥處前鈌十餘行中亦有數字不同想所書非一本耳

黃山谷書狄梁公碑

碑為范文正公撰文黃文節書文載梁公事極悲書極端謹不類他書以梁公之勲德文正之文章文節之妙筆可稱三絶文節尚有夷齊碑惜未見

黃山谷題栞師元公此君軒詩

此君軒詩為涪翁極得意之作而書亦瀟洒如意不知刻於何地摹手不工然一段清朗之致如霽色在林尚足撲人眉宇也

又見山谷綠菜贊刻於廬山廟葢山谷謫居涪城作也綠菜贊贈女子炎玉者炎玉姓史氏名琰字炎玉為張子復妻喜文墨夫婦詩詞倡和彙為一編曰和鳴集山谷來涪叙張氏為姑表親炎玉致綠菜遂為之贊書法甚佳石理已泐姑記其事於后

蔡君謨萬安橋記

泉州萬安橋長三千六百尺費至一千四百萬事亦鉅矣忠惠以一太守不費公帑為之事舉而民不怨

此忠之所以為忠惠之所以為惠也橋成公台還朝乃大書刻石雄偉開宕堪與橋稱

蔡君謨荔枝譜

荔枝譜書法顔魯公體格相娩風骨則遜世代使之然也然然宋季諸公能存晉唐法者指不多屈也

蔡君謨茶録

宋人無工楷法者忠惠茶録出入晉唐間絶搆也此本刻於宋大內彼時巳稱不易得余又於友人處見

一本結構稍𢗥大不及此此本後有黄文獻手跋云

蔡君謨小楷茶録結體似顔平原張景隆刻之汴京

又有墨本入紹興煥章閣摸勒禁中無八分題序字

勢飄逸頗具晉人風軌此搨是也今皆不傳恐當日

所書不止一二或别有眞跡旦暮遇之亦未可知耳

至正三年佛日黄溍記

宋翻刻髙從書盤谷序

髙從唐貞元間人所書盤谷序端勁有古法世不多

見至歐陽文忠修唐書捜羅金石遺文始得此碑人益貴尚至有萬錢購之者久之剥落元祐八年濟源令傅君俞摹刻之然筆法大有唐致非宋人所及也

宋高宗藉田手詔

宋諸帝多能書者而以高宗為第一此紹興十七年耕藉詔書頒至婺州上石余見思陵手書甚多此詔更覺勁㧞近代宸翰未有也

盧經書慎刑箴

慎刑箴乃𣈆尚書迴判西京時所作一序一箴極其剴切而進士盧經書刻於石書法整潔可愛當茲刑罰傾苛四海重足安得此仁人之言重刋置司刑之座右乎

此石序文稍有剝落者録其箴云刑之所設禁暴防淫慎用𢦤濫利澤惟深如燭於闇如拯於沈所以君子必盡其心慎刑本仁仁者多壽濫刑護報天網不漏嚴毋先見於公有後願布斯文置諸座右

道士于貞菴記

于道士元隱歿宣和帝賜之道號乃集唐諸名家書而為記集字絕無湊泊痕風神瀟洒高手也

僧參寥書三十六峯賦

武林僧參寥從坡公遊其所書樓四明三十六峯賦筆法全仿坡公聞彼時徐州有營伎習坡公書人每不能辨蓋公為一代偉人即異流婦女咸知企慕效法如此而朝士顧欲殺之而甘心者則獨何歟

朱元晦先生題愚叟墓

朱子大書雄偉異常石已剥落書云嗚呼大愚叟君之墓八字以先賢手跡存之

龔敦頤書陸宣公祠堂記

祠建於淳熈四年吕東萊先生文龔敦頤書文既條達卓朗書復馴馴雅飭當時事衰微之日而諸君子猶表章正人以維風紀其事猶可紀也

金修中嶽廟碑

碑文為黃久約撰書者止云臣郝不著其名石又完好非泐也書法方整遒勁大有唐人遺致

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

庭筠負書名此碑風骨磊落有襄陽之勁秀而無其傾欹金石不多見者庭筠以名家子仕於完顔年未四十自稱黃華老人其意良可悲矣

沂州普照寺興造記

碑立於皇統四年集柳誠懸書方整勁秀究如柳公

手跡集者不著名如此妙腕大勝唐人懷仁此可為知者道耳

趙文敏書張留孫碑

元道士張留孫官加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名器之濫至此可咲也趙文敏奉敕書其碑豐偉秀拔最稱鉅觀自徐季海李北海而後未見其匹敵也碑刻兩面今巋然矗東嶽廟中石理堅緻絲毫不壞刻者為茅紹之彼時求公書者非茅刻則不書觀其摹勒之妙

固名手也

趙子昂張留孫畫像賛

張道士像賛亦文敏奉敕書字形比碑稍小而更勁逸後有吳全節記亦似文敏書稍乏精采或學文敏者手記中至比之白樂天司馬温公何失倫也

趙子昂書僧裕公碑

裕公少林僧也元人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宜當日仁虞院司鷹者皆帶中書銜也碑爲

程鉅夫文趙孟頫書稍不及他碑或摹刻者非茅絡之耳

趙子昂書漢番君廟碑

番君廟者祀番陽令吳芮也令當秦末漢初有功於民世世祀之廟始於范文正公至此重新之文敏書翩躚欲仙可珍也

趙子昂書道士孫道行碑

趙文敏書道行碑更覺圓秀王元美云姿韻溢出於

波拂間葢能用大令指於北海捥者信然

趙子昂書捐施題名記

記乃文敏小書遒秀絶倫班之晉唐間當無作色邪

子愿云晉人書法以趙文敏為嫡胤餘皆㢝出耳知言哉

趙子昂書千字文

文敏好書千字文余藏其墨跡一卷純用蘭亭法此則兼有李江夏筆意墨寶也

趙子昂書姜白石續書譜

姜白石續書譜其精義不遜孫虔禮更得松雪翁書之可稱二絶其書以娑羅碑寫定武蘭亭猶屬得意之作王元美稱此帖精工之極如花月松風娟娟濯濯披襟留連不能自已誠有然者

趙子昂書枯樹賦

褚河南書枯樹賦墨跡舊在華補菴家不知何時入故内滄桑後在龔合肥寓予曽借觀後有晁無咎跋

字甚奇宕此帖祝枝山集中疑為元人偽作余再四細看無河南秀挺不羣之致枝山之疑非妄趙文敏所臨師其意不踐其迹圓秀溫潤即河南見之亦當心折乃周公瑕鉤摹者宜非常刻所能及也

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碑亦在東嶽廟書法徵類文敏而遜其緊嚴矣大約書法要有結搆與文章一律有結搆則緊嚴更益之以風韻天下無敵矣

鮮于樞書蕭山文廟碑

太常特起北地與吳興齊名吳興常自書二紙易其一紙重之如此此碑圓秀瀟洒具見名士風流可珍也

夏溥書融堂先生墓記

融堂先生錢姓名時著書樂道隱居不仕余未得見其論學書僅於故内得寫冊兩漢筆記議論不詭於正葢卓然得先賢之傳者今見其修墓記始知先生

之生平遊所景行可喜也

姚燧書重陽仙跡記

姚牧菴書仿顔平原秀拔朴厚大有先正典刑人有

言此記可追媲宋文貞碑非妄

趙良弼黙菴記

道士邢道安於樊川佳勝之地築菴以隱當中原禍

亂之日道人守黙五十年不變其志卒免鋒鏑之難

其人葢遯於黄冠者可仰也碑集顔書亦極精工

危素書崇國寺碑

太僕擅書名雖乏挺拔然圓秀有致名手也此碑在京師崇國寺人甚重之寺有二井元末京城陷太僕奔井所將躍入寺僧挽之曰國史非公不能也自此老臣危素遂不得為文天祥矣

王龍澤麗澤書院記

麗澤書院乃吕東萊先生與朱晦菴先生張南軒先生講道之所淳祐中建祠以祀東萊先生至至元中

復修之而龍澤為之記記石乃嘉靖中翻刻者其事可紀也存之

黄石齋書孝經

石齋于崇禎辛巳自詔獄過刑曹初拜杖血肉淋漓乃據一敗几日書孝經凡百餘本每本繫之以跋無一語重複當時人得一本侈為奇寶是年冬寄余二本一小八分書一小楷書兵亂俱失去越二十年庚子市賈持小楷本來售余舊印宛在也追維今昔不

勝憮然

孝經後復書西銘先生云看孝經如食米稻要下鹽

豉者且看西銘

横渠西銘極得孝經大意如此做去畎畝而王天下

茅茨而享明堂亦是這個道理然自横渠别出宗子

家相看我輩又是一種人古人只説痌瘝如傷横渠

説出兄弟無告看天地又是大憾事不如讀孝經處

處節節俱有着手穩寔切當中於人情也然如知化

窮神七八語極是高出諸賢之所未涉或問横渠作西銘時曾看經否曰平昔自然用功纔得隱約理會要其入頭是讀孟子孟子言盡心知性知性知天事天立命一一是西銘祖家又言萬物皆備反身而誠行法俟命守身為本湊來是一西銘矣先儒説是理一而分殊者又却不然如理一分殊者須是孝經五孝五禮纔有定奪不然亦統同頭巾耳横渠於親親仁民仁民愛物處全不照管何暇照管濂溪口角畢

竟諸儒橫渠識髙力健今在聖門得入游夏之班或問勇於從而順令是不然伯奇麼夫子明說順令非孝若伯奇不順令當何以處分曰橫渠亦只是說順受其正未嘗說管到陷親不義處

或問事天事親事君事親事君說得不陷於不義事天如何說得曰益烈山澤而焚禹決四瀆於海仲尼徑黜楚王孟子獨排楊墨如此裁成便是不陷天地於不義也曰曾子戰戰守身豈得如此手段却以此

相證曰曾子手段大看伊說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又說託孤寄命大節不奪又說不義則吾不仕不仁則吾不長居然是伯夷伊尹一流人緣他才高所以夫子以此益之亦自知才高恐於不免所以臨易啓免纔稱無憾每念曾子為之潸然

孟子曾子一樣學問若與橫渠同時亦收得一大高足正恐橫渠未肯耳學問人才亦各時代不等也

庚子銷夏記卷七

庚子銷夏記卷八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寓目記

甲申後銅駝既在荆棘玉盌亦出人間二三同好日収敗楮斷墨以寄牢騷予有墨緣居在室之東或有自携所藏間相過從千秋名跡幸多寓吾目焉追憶紀之

顧愷之列女傳仁智圖

新安汪汪宗卿跋云晉顧虎頭列女傳圖元跋一十五變四十九人男二十四女二十一童子四歷歲深遠流落遺脫僕偶得其跡僅存八變男十五女九童子四總二十八人缺七變二十有一人後於盛文肅公耳孫家見有蟬翼紙臨本止一十四變男女童子總四十四亦少一變缺五人卷末有元友方回逢源葉夢得跋因求假摹寫以補真跡之缺處且並錄四跋於後寶慶改元端月人日識又有隆禮跋云以續

摹補真跡之缺徒使後人有貂不足之誚乃撤去而重裱之殘璜斷璧夫豈以多為貴哉圖今在王長垣寓

陸探微金滕圖

金滕圖絹本畫内前列金滕次列俎豆諸器周公冕服執笏侍者八人後有唐人李陽氷篆書金滕一篇圖在西川向氏寓

史道碩八駿圖

八駿圖如龍如虎奇詭異常後有趙松雪及錢唐白珽詩萬歷中藏王元美家有跋云謝赫畫品謂史道碩師曹衛與王微齊名而王得其意史得其似不無甲乙至李嗣真續畫品屈在中上然在二曹顧陸前則與赫異矣貞觀公私畫史稱史有八駿圖為隋朝官本宣和帝因之遂入畫譜此卷首雖殘破然有宣和秘殿印記即趙吳興白錢唐亦定其為史本無疑也予常攷圖畫見聞志晉武帝臨御得穆王時八駿圖

本令道碩摹寫之歷宋齊梁陳以為國寶至隋破臺城為賀若弼所有齊王暕以駿馬四十蹄美錦四十叚購得之尋獻煬帝至貞觀中敕借魏王泰因而轉摹於世今此卷無貞觀小印當是人間摹本第其駮駁跳蹬滅沒之態固可按而想見也此圖元美官太僕時摹刻太僕署中今在龔合肥寓

吳道元地藏變相

圖在開封相國寺予為令時曾向寺僧借至署中昔

傳道子圖成成都人咸觀皆懼罪修福兩班市屠沽魚肉不集今觀其圖恠幻異常其說誠有然者相國寺中有蔡元長題名字大如盌甚佳殿前有宋白碑又府學中有石經今皆沉沒深淤矣

閻立本帝王圖

圖在李吉安梅公家圖中僅十三帝漢昭文光武魏文帝吳大帝漢先主晉武帝陳宣宗陳文帝陳廢帝陳後主周武帝隋文帝隋煬帝肖貌皆如生後題跋

大半減沒惟韓魏公蔡忠惠數人尚可辨是周益公家物

燕文貴山水卷

文貴畫極工緻此卷尤為屬意之作藏王長垣家子瞻跋云軾通守錢唐日與方外師遊借此畫逾年將去郡乃題其後歸之今十六年矣師云字為人竊去復為書此元祐四年十二月四日按文貴有武夷圖昔人謂其用筆精工但不勁秀誠然蓋畫家太細巧

少士夫風韻耳

衞賢高士圖

高士圖乃梁鴻孟光故事原長條宣和帝裦為手卷亂後予偶得之旋為章立人買去畫家言宫室入畫須折筭無差乃為合作束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賢始工今觀其畫信然至於風韻則大遜前人矣

顧閎中夜宴圖

熈載夜宴圖凡見數卷大約南宋院中人筆王長垣一卷甚佳熈載相貌昂藏而諸客僧俗混雜極其狎邪然畫者但知繪其事而不知其用意之深也熈載五代之末能知趙點檢不可測識已過人又知時事日非而恥為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常語僧德明曰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此其高識豈畫家所能知耶

李伯時山莊圖

山莊圖之妙已見於坡公集中近傳世者多畫院中摹本孝感程氏有一卷寶為真跡予得一卷與之如出一手雖非真跡畫苑中高手也予卷已屬祥符張氏按伯時為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遂歸老龍眠山優游巖壑自命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除即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

趙千里桃源圖

桃源圖凡見數本王長垣家一本係劉松年筆紙已黯落惟歸德宋氏一本乃趙千里筆妙絕其畫惟一漁郎捨舟沿溪入洞口餘高山蒼莽雲氣掩映不復寫入後景事可謂曠杳今畫在閩中士夫家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上河圖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而寫清明繁盛之景也傳世者不一而足以張擇端為佳上有宣和天

歷等壐予於淄川士夫家見之宋人云京師雜賣鋪每上河圖一卷定價一金所作大小繁簡不一大約多畫院中人為之若擇端之筆非畫院人能及也

所翁畫龍

世傳所翁龍予見數幀而人不知所翁為誰按所翁陳姓名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喜畫龍極夭矯然非收藏家上品

閻立本十八學士圖

圖乃絹本立本畫于志寧讃沈存中跋舊稱三絶圖中人物如生獨許敬宗作回首忸怩狀蘇世長頭禿無髮腦傍七痣如星且肥短多髯極爲醜陋卷乃蒲州監生魏希古物嘉靖中崔駙馬欲以千金購之不與具疏條議兵事連卷上之疏不當遂同卷發兵科科中以一紅匣貯之每科新賡常同鼎甲三人詣兵科觀卷科中設席待之遂爲故事崇禎辛巳予在兵科日取展閲見畫無神彩或爲人臨去

沈存中跋學士圖謂圖稱房玄齡字高年薛莊字元敬陸元朗字德明姚柬字思廉而唐書稱姚思廉字簡之房喬字玄齡以字行陸德明薛元敬即名也以是證史之誤

王叔明石梁秋瀑圖

叔明自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徵君同宿愚庵師房焚香烹茗圖石梁秋瀑翛然有出塵之趣黄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周伯昻題云梁挂飛泉遥

噴雪山間踈樹凈含霜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窻

對夕陽

王右丞捕魚圖

予未見右丞圖但見宋人臨本旡咎䟦云右丞妙

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

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

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便若湖湘在目前

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

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
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

韓滉七賢過關圖

圖在西川柳鳳占處予屢見之其畫人物楚楚自非
宋以後人所能為七賢事莫可攷楊升菴云七賢舊
云高適杜甫李白孟浩然劉禹錫柳宗元潘逍遥然
逍遥宋人生不同時胡乃合而圖之又云是開元冬
雪張説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

闕遊龍門寺鄭虔之圖且以虞伯生及張槎為證似矣總不如黄山谷云博雅之士賞其畫則可必湊合姓名不亦鑿乎

宋耆英會圖

耆英會圖不知出誰手然諸老厖眉皓首坐卧長林豐草之間致足樂也羅廬陵云元豐間洛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而皆老矣升沉消長之會過此

甚可畏也時林行巳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頃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愸遺於數歳時以為至論

匡廬十八賢圖

圖不知誰作上有博古堂印識宋景濂跋云當是時晉室日微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託為方外之遊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言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宋徽宗草書千文

徽宗千文書法學懷素而腕力弱甚後題宣和壬寅

御書上用御書印僉押有雲林子久及黄琳袁柳庄諸收藏印予得之亂後今已贈人

東坡相

坡翁小相戴笠着屐手策一杖王守溪題一贊云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擯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着屐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悴百卞其如予何

謝太傅相

方秋厓贊云絲竹雲林妓女邱壑此亦一安石鬼蜮老奸風鶴勁敵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而虛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棋而訾折齒之屐也

唐韋莊借樂章帖

帖凡六十八字風骨似晉人前有泥金題簽是金章宗御府物又有宣和政和紹興諸印在嚴相家籍沒入内故有南昌縣號印余於李梅公寓見之按韋莊

杜陵人唐昭宗進士副李洵使蜀時中原兵亂遂居於此朱温篡唐蜀王建亦僭號拜莊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以歿

黄山谷草書杜詩

黄自跋云欲作草要須觧張顛筆法又當知屋漏折釵股筆及公主家擔夫爭道體勢乃能用筆從横可意耳元祐八年十一月丙子試鄭友直筆予有趙松雪題此卷之跋後聞此卷在李梅公處送歸之趙跋

云黃太史所書杜少陵詩筆力雄健又論草書體勢深得其要非善於書法者不知也至大三年三月題於車橋寓舍

蘇東坡書前赤壁賦

赤壁賦為東坡得意之作故屢書之此本小字楷書尤有精采後自跋云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

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軾白卷首損壞文衡

山補之筆法蒼勁

趙子昂楷書姜白石蘭亭考

此卷乃子昂蚤年書予同李梅公坐報國寺松下見

此卷李購之子昂自題云白石先生蘭亭考一卷予

兄德楙有此真跡野翁自江東抄得携來京師且以

此紙要予作小楷予自少小愛作小字邇來宦遊無

復有意兹事盖北方多風塵不宜筆研而客中又乏

佳几此紙雖出高麗亦非良品偶今日雨後風塵少息拳凹土炕上據白木小卓聊復書此以應野翁之命孫過庭所謂乖作者也

蜀僧令宗畫六祖像

山谷跋云浴室院有令宗畫達摩西來六祖相人物皆妙絕其山川草木毛羽衣盖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懷有道之容投機接物觸目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為俗人言也此畫列於冠蓋之會而湮没不聞者

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之不係於世道與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碾建溪茶當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寓棋簟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予過門必稅駕焉

宋本淳化閣帖

乙酉賈人持閣帖第十卷來看上有水晶宮道人印是趙文敏家物文敏跋云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蹝三代至唐釐為十卷摹刻祕閣題曰上

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人一本自此遇大臣
進二府取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黄太
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
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
本分遺官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及有
木横裂文士大夫不能盡别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
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予於書鋪中得古帖三卷第
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鈌第九六

月以其多者加公權帖一卷於錢塘康自修許易得第九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楛皆為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熈修内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歷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工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有數十家而長沙絳州帖最知名要皆本此帖

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

王大令十三行

余有宋刻洛神十三行精采如手書董玄宰云十三行真跡元時在趙文敏家使我得之則不啻也一日得見文敏所書跋云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跡宋末賈似道執

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裒於前仍以紹興小璽款之却以續得裒於後以悅生胡盧印及長字印款之孟頫數年前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顥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持陳公書並此卷見遺陳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所收七璽完全是唐硬黃紙所書當是唐人臨

本後有柳公權兩行云予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吾不敢以為眞跡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

朱文公墨跡

文公墨跡一卷前畫文公小像後書獨遊寶應寺詩又與程允夫帖又或問誠意章手稿小行書極精工後有元人朱公遷諸人跋此卷原在予家今在章邱

張氏

北齊勘書圖

圖在杭州陳山人寓予嘗借至齋中細絹白描人物楚楚後有黄伯思跋云僕頃歲嘗見此圖别本雖未審畫者主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裔相雜意謂後魏北齊間人作及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為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間乎宜其模矩乃爾今觀此本益

知北土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跡為無疑唐閻令稱子華自象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跡信然第他本尚餘兩扇有啓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卷楮而沈思者數輩盖當時畫此不但一通也李正夫資暇謂茶托始於唐崔寧今北齊圖畫已有之則知未必始於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謂始於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八月武陽黄伯思長睿父於楚川衮

華堂觀又歐陽玄跋云右勘書圖出於高齊齊初禪
東魏當時主肆於上而國治於下且有餘力萃境内
書籍集時髦校之至繪事傳於後世可謂盛矣宇宙
間書籍至東漢甚緐後散居南北五朝北魏孝文時
書甚富後嘗遣使借書南齊補完而南五朝書乃盡
於梁元帝江陵一夕之自焚所謂文武之道今夜墜
地者是也至隋世藝文志所載浩瀚唐又增多且多
整娖得非北五朝所存或經高齊所校勘者與畫中

諸賢衣冠什器微有異同黄長睿辨之已悉有一士意度騫舉眉目清揚非當塗翩翩者乎使文襄遵彦見之君臣間復發一笑至正十七年丁酉秋七月乙亥廬陵歐陽玄原功甫為治書侍御史袁君亨伯跋

懷素小字千文墨跡

小字千文乃絹本字法端謹不似懷素書上有政和宣和及内府圖書諸印記舊在姚公綬家後歸文衡山不知何時入内工部李迎晙得之予借至齋中最

久猶疑為宋人臨本又聞懐素有草書律詩上有天歴小璽又有書尉遲恭碑宋徽宗標題未得入目

南唐曲燕圖

曲燕圖曾見後人臨本南唐中主保大五年元日會大雪别展曲燕太弟集為曲燕圖高冲古畫御容周文矩畫太弟以下侍臣及法部絲竹朱澄畫樓閣宫殿徐崇嗣畫池沼禽魚董元畫雪竹寒林皆一時絶筆

不礙雲山樓圖

楊竹西富而韻樓成趙仲穆作畫楊鐵厓作記馬文璧諸人題詠之又吳纆為畫其像倪元鎮為布樹石極一時韻事

褚摹蘭亭墨本

褚摹蘭亭有數本行世此本工部李迎晙得之故内是㑺人雙鉤未必褚也上有大中祥符三年九月九日前進士蘇耆字國老題又有王欽臣劉震孫及鄧

文原柳貫諸跋柯九思云右唐雙鉤蘭亭叙其飄撇不經意處當下眞跡一等耳非褚河南不能也舊藏鄧集賢家集賢亦以能書名得此筆意為多今歸静遠書府故是甲觀印章累累米老亦止一印無其題語疑是米氏父子為之李工部得之不久為其堂翁攫去曾在予齋月餘

黄山谷書除真君詩

此卷乃山谷正書極其端勁自題云忠州丰都山仙

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予同年許少張以為真漢人文章也以予攷之信然因試生筆偶得佳紙為鈔此詩以與王瀘州補之之季子觀陰君所學守尸法耳猶須擇師勤苦如是乃能得之何況千載之後尚友古人求知道德之上宰者乎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禪悦樓中書此卷予

借王長垣

端尚書小像

端司冦名以善溧水人在元為小吏居金華好書畫明初召為嶶州府經歷累官刑部尚書偶見其小相學士朱昇贊云其人謙退似懦夫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談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民隱者

黄山谷贈元師詩

此卷字法遒逸是涪翁得意書江西朱子美得之故以予曾借觀後自跋云予舊得東坡所作醉翁操善

本嘗對元道之元欣然曰往嘗從成都通判陳君頎得其譜遂促琴彈之詞與聲相得也蜀人由是有醉翁操然詞中之微旨弦外之餘韻俗指塵耳豈易得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次偶住亭書

劉松年畫卷

畫卷四段布景設色乃松年得意筆李西厓題云劉松年畫妶之小説平生不滿十幅此圖四幅作寫數年始成今觀筆力細密用心精巧可謂畫中之聖者

卷在朱子美處

趙伯驌畫魚長卷

伯驌字希遠伯駒之弟大年之孫也長於畫魚余見一卷備盡唸喁游泳之妙後有陶南村錢雲翁諸人題分宜嚴介溪亦手題甚工希遠以宗室為湖州太守貴介而有此清韻亦可取也

馬遠紅梅

遠在畫院中最知名予有紅梅一枝著艷如生楊妹

子題一詩於上字亦工按楊妹子者寧宗恭聖皇后之妹書法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令之題此幀李梅公見而愛之攜去竟燬於火予又有女誡一卷為馬麟畫相傳為寧宗書實楊妹子書用御書之印耳此卷今在畿南士夫家

任月山高士圖

任畫不甚高而蒼勁高士圖上題月山道人畫於可詩齋月山名仁發字子明年十八舉於鄉宦水監所

著水利書十卷元時凡水議皆仁發主之月山又喜

畫馬學趙松雪

十八學士圖

賣畫者持學士圖來看極精工然無士氣葢院中人筆也後有宣和帝書十八學士官爵姓名蔡京奉命

題跋

高宗瑞應圖

圖凡六叚余見三四卷大約宋畫院中人筆舊傳為

劉松年文休承載嚴氏畫目以為蕭照照當南渡失身為盜李唐收之渡江而南補畫院

巴延布哈鼠圖

布哈號蒼巖予有所畫鼠圖一鼠緣木竊果惶惶畏人宛然如生易曰晉如鼫鼠蓋言小人而據高位貪而畏人也此畫蓋有所譏乎予贈真定梁玉立

韓滉豐樂圖

圖中全不設景惟畫多人長幼牽連或拍手而歌或

跳躍而舞葢寫開元時豐盛之景也後有元人題字一行云贈仲穆吾壻熙寧丁巳崇福退叟題此卷予得之市賈壞甚重裱之允罔師自南來愛之携去

戴嵩鬬牛圖

圖中二牛牴觸一牛怒視目光炯炯二童驚避樹下備極情態卷上有宋徽宗題及高宗御寶又賈似道題云戴嵩鬬牛圖自内府得之永為賈府之寶此卷在吳恭順家

貫休羅漢

貫休所畫羅漢極其詭異予有一長卷尤為奇妙筆法如懷素草書舊在徽州許家天下有名之跡也予贈順德白舍人又京師城南有明因寺僧紫柏夜夢十六僧請住寺中醒而異之次日有持巨軸售者乃貫休所畫羅漢乃收貯寺中紫柏各係以贊

李龍眠羅漢

龍眠羅漢予舊在駙馬鞏永固家見十六軸精工絕

倫是八公主自尚方帶出又京師城南明因寺之前有天慶寺中貯十六軸與翬都尉家者一律予有池亭在寺旁每來遊寺輒看之不知何時入寺中也

范華原華山圖

圖中一山陡絶羣峯環列前缺一面瀑布如線自天而落長橋大隄兩人昂首而看予在左萊陽寓見之然畫乃舊人筆未必范寛也

渡水神駿圖

畫不知何人作圖中一童子騎馬入水中岸上石揖坐一士人一僧旁有大樹一侍者傍樹而立臂鷹於龔芝麓寓見之

瀟湘八景圖

圖不知何人作乃元進士和實碩家物跋言至正巳亥括城之變倉皇避地舟覆惡溪此卷乃獨全遂贈同年陳用中迺易之題一詩云岳陽樓下船初泊壓岸黃蘆秋漠漠封羊澆酒賽龍君高挂蒲颿晚風作

白頭波裏君山青滿湖明月過洞庭金銀臺殿出林麓疎鐘隱隱煙中聽小市人家茅緝緝山翠濛濛客衣濕一聲漁唱浦口迴竹艇搖搖歸去急崖顛雲氣暝不開夜深風雨如奔雷遊子衣寒倚蓬看一雙白雁沙頭來只今作客僧窻下白髮鐙前空看畫謾吟詩句憶瀟湘少慰江南未歸者卷在予家今失去

趙德麟周公輔成王圖

圖中成王冲年未具冕旒周公肅恭於前畢公名公

退立墻側座後侍者四人陛前虎賁二人皆雍容有
道之象其世其人可想而見也
王荆公天香雲嶠圖
予同張雲庵過故恭順寓見荆公此畫極細密雲庵
極賛之上有倪瓚一題不佳恐是偽作因過雲庵寓
盡出所藏快觀張僧繇夜月觀泉圖上有徽宗題關
仝秋山圖郭忠恕仙山樓閣圖馬和之釣雪圖王叔
明仿董北苑小畫落款處斷落韓宗伯家物上有其

印吳仲圭夕陽垂釣圖趙松雪飛鶴長松圖王若水浴鴿圖皆一時名跡至沈石田晴雪探梅圖冬遊虎邱圖唐伯虎古木亂泉圖三幅神妙絶世超前人而上之矣雲庵賞鑒不精而好事所積之畫令予竟日審定如畫院之俗筆老蘇州之臨摹屏逐殆盡亦閒居快事也

王叔明惠麓小隱圖

圖乃孝感程端伯所藏王叔明為愚懶先生作蓋元

時隱君子也上題一詩白頭學種邵平瓜四百年前故將家第一泉頭春夢醒洞庭煙水接天涯畫與詩俱佳余過端伯寓見之更有王摩詰江干雪霽圖原在董玄宰家上有題又倪雲林清閟閣圖長林廣樹圖倪小相其中端伯善畫爲予臨一幀

庚子銷夏記卷八